

乙集一 唐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舊小說目錄

乙集 唐

靈應傳 孫揆

洛神傳 闕名

吳保安傳 許棠

鄭德璘傳 薛瑩

李章武傳 李景亮

趙合傳 闕名

杜子春傳 鄭懷古

裴仙先別傳 闕名

少室仙姝傳 闕名

袁氏傳 顧覓

李林甫外傳 闕名

蚩蚩傳 闕名

甘棠靈會錄 闕名

鄴侯外傳 闕名

玉壺記 闕名

一 六 八 一一 一二 一五 一六 一八 二〇 二一 二三 二五 二八 二九 三四

姚生傳 闕名

唐叵手記 唐暉

李衛公別傳 闕名

齊推女傳 闕名

魚服記 闕名

聶隱娘傳 闕名

袁天綱外傳 闕名

蔣子文傳 羅鄴

哇仁荷傳 陳鴻

韋鮑二生傳 闕名

薛昭傳 闕名

烏將軍記 闕名

柳參軍傳 李朝威

人虎傳 李景亮

馬自然傳 闕名

寶應錄 闕名

白蛇記 闕名

巴西侯傳 闕名

三六 三八 四〇 四一 四四 四六 四七 五〇 五二 五四 五五 五七 五九 六〇 六三 六五 六六 六八

求心錄 闕名

知命錄 闕名

山莊夜怪錄 闕名

五真記 闕名

小金傳 闕名

迷樓記 韓偓

海山記 韓偓

開河記 韓偓

負荅者傳 王績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虬髯客傳 張說

東城老父傳 陳鴻

馮燕傳 沈亞之

李紳傳 沈亞之

高力士傳 郭湜

陶峴傳 沈既濟

任氏傳 沈既濟

申宗傳 孫頴

六九

七〇

七三

七四

七六

七八

八〇

八五

九一

九二

九二

九五

九八

九八

九九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八

梅妃傳 曹鄴

紅線傳 楊巨源

劉無雙傳 薛調

霍小玉傳 蔣防

李娃傳 白行簡

三夢記 白行簡

章臺柳傳 許堯佐

非煙傳 皇甫枚

楊州夢記 于鄴

妙女傳 顧非熊

冥音錄 朱慶餘

離魂記 陳元祐

太湖石記 白居易

枕中記 李泌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毛穎傳 韓愈

李赤傳 柳宗元

一一〇

一一二

一一四

一一七

一二一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一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一

一四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河間婦傳 柳宗元

宋清傳 柳宗元

會真記 元稹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齊魯二生 李商隱

宜都內人 李商隱

拾甲子年事 羅隱

說石烈士 羅隱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楊烈婦傳 李翱

高愍女碑 李翱

書何易于 孫樵

竇烈女傳 杜牧

南柯記 李公佐

一四三

一四四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六〇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白猿傳 無名氏

獵狐記 孫恂

容成侯傳 司空圖

鬼塚志 一則 褚遂良

小說舊聞記 一則 柳公權

常侍言旨 一則 柳宗元

龍城錄 五則 柳宗元

嶺表錄異 三則 劉恂

教坊記 一則 崔令欽

李蕃吹笛記 一則 楊巨源

次柳氏舊聞 八則 李德裕

異疾志 三則 段成式

諾皋記 八則 段成式

支諾皋 三則 段成式

夜叉傳 三則 段成式

酉陽雜俎 四十四則 段成式

夢遊錄 四則 任蕃

仙吏傳 二則 太上隱者

一六七

一六九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三

一七三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八

一八一

一八二

一八七

一八八

一九〇

二〇九

二二三

英雄傳	二則	雍陶	二二四
神女傳	三則	孫頤	二二六
幻異志	三則	孫頤	二二八
雷民傳	一則	沈既濟	二二〇
玄怪錄	十七則	牛僧孺	二二一
續玄怪錄	十九則	李復言	二三七
聞奇錄	六則	于遜	二五五
靈應錄	二則	于遜	二五七
幻影傳	二則	薛昭	二五九
幻戲志	二則	蔣防	二六〇
再生記	五則	閻選	二六二
尸媚傳	二則	張詠	二六五
奇鬼傳	一則	杜青莫	二六七
才鬼記	五則	鄭哲	二六七
妖妄傳	二則	朱希濟	二七三
靈鬼志	六則	常沂	二七五
靈怪錄	四則	牛嶠	二八〇
梁四公記	一則	梁載言一作張說	二八四
樂府雜錄	一則	段安節	二八六
博異記	四十則	鄭懷古	二八六
集異記	四十六則	薛用弱	三〇三
松窗雜錄	二則	李潛	三二九
北里志	十三則	孫棻	三三〇
通幽記	十四則	陳勣	三三九
傳奇	十三則	裴綽	三五二
廣異記	一百三十三則	載君孚	三六七
原化記	二十三則	皇甫氏	四三七
紀聞	四十一則	牛肅	四五三
宣室志	八十三則	張讀	四八〇
逸史	四十一則	盧子	五三三
劇談錄	十六則	康駢	五五九
朝野僉載	四十七則	張鷟	五六八
前定錄	四十則	鍾輅	五八二
河東記	十八則	闕名	五九一
乾驤子	十七則	溫庭筠	六〇五
定命錄	十七則	呂道生	六一七

三水小牘 十五則 皇甫枚

法苑珠林 二十四則 釋道世

譚賓錄 十一則 闕名

杜陽雜編 十三則 蘇鶚

雲溪友議 十八則 范攄

異聞集 九則 闕名

原仙記 三則 闕名

詳異記 一則 闕名

本事詩 十四則 孟榮

啓顏錄 十六則 侯白

幽間鼓吹 五則 張固

大唐奇事 四則 馬總

會昌解頤錄 九則 包滂

大唐新語 七則 劉肅

仙傳拾遺 二十五則 闕名

玉泉子 九則 盧仝

廣古今五行記 六則 闕名

瀟湘錄 二十五則 李隱

六二四

六三三

六四三

六四八

六五六

六六四

六七七

六八〇

六八一

六八六

六九三

六九五

六九七

七〇三

七〇五

七二四

七二七

七二九

開天傳信記 九則 鄭棨

靈異記 三則 闕名

明皇雜錄 十七則 鄭處誨

十二真君傳 二則 闕名

志怪 三則 陸勣

八朝窮怪錄 四則 闕名

王氏見聞 十五則 闕名

冥報記 七則 唐臨

甘澤謠 三則 袁郊

戎幕閒談 八則 韋絢

女仙傳 三則 闕名

續定命錄 四則 溫舍

桂苑叢談 五則 馮翊

御史臺記 十一則 韓琬

因話錄 四則 續璘

南楚新聞 五則 尉遲樞

羯鼓錄 四則 南卓

辨疑志 四則 陸長源

七四三

七四六

七四八

七五四

七五六

七五七

七六〇

七六六

七七一

七七四

七七九

七八一

七八四

七八六

七八九

七九二

七九四

七九五

舊小說目録乙集 唐

水經 一則 闕名

陰德傳 二則 闕名

報應錄 二則 闕名

異聞錄 一則 闕名

七九七

七九七

八〇〇

八〇〇

舊小說

乙集 唐

靈應傳

孫揆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叢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禳禱。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神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郎君之閹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

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許。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階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冤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榮養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常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澠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敝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冤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鄆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姜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輶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姜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笄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姜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姜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剄。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姜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姜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敝。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姜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實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

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寔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蠡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

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

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惛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敵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懷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璣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璣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

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余亦頗自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恟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

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亦再拜。自西塔見紅妝翠眉。蟠龍警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塔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嫻。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羞敵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迫。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

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忼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搏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

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鷄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簪。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拏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竄立。洎遭讐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

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譬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洛神傳

闕名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嘉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敍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鵲操及悲風。

神女長歎曰。眞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姜之舉止。云翻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於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

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眞。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烏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眞空。若未胚腫。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眞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呢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纖綃詩曰。纖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開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蹕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吳保安傳 又見記聞

許棠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有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旣至。

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願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臆慮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遣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

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嶺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安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番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旣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

今日親觀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尙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

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歛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苦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